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報中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逢周日刊登

蔡瀾

父親交友錄

爸爸交遊廣闊，友人很雜，各類人物皆有，到了新年送來的禮物不少，有的是一瓶白蘭地，那是媽媽喜歡；有的只是十二個雞蛋，爸爸很高興地收下。這些友人敬重他，可見平時待人接物，總是真誠。

交情最深的是許統道先生，這位南來的商人無銅臭味，家中藏書最多，做生意賺到錢，不惜工本購買所有五四運動以來的初版書，每一本都齊全，後來和出版社及作者本人以通信方式結交為好友，對方需要在大陸買不到的西藥，他都一一從新加坡寄去。

統道叔留着小鬍，總是笑嘻嘻地，自己的兒女不愛讀書，就最喜歡姐姐和我，把從不借出的書一批批讓我們搬回家，一星期換一次。

還記得他在炎熱的天氣下也穿唐衫，小時以為一定流一身汗，現在才知道他穿的是極薄的絲綢，很透風的。爸爸為統道叔家裏的藏書分門別類，另外將各大學出版的雜誌裝訂成冊，讓他喜歡不已。五十多歲時患病，最放不下的就是這幾萬本書，爸爸在病榻中和他商量，捐給大學，統道叔才含笑而去。

到了星期天，如果不去統道叔那裏，就在家宴客，媽媽和奶媽燒的一手好菜，吸引了不少文人，像郁達夫先生就是常客，父親收藏了他不少墨寶，後來郁風來港，剛好父親也來我家中小住，知道郁風女士要出版郁達夫全集，就把所有郁先生在南洋的資料都送了給她。

有時也開小雀局，劉以鬯先生常來打牌，當年他寫《南洋商報》的專欄寫得真好。一群作家都喜歡來家聊天，包括了從福建泉州來的姚紫，原名鄭夢周，寫過二十四本小說，《秀孖姑娘》在報上連載時很受讀者歡迎，另一部《咖啡的誘惑》也被拍成電影。

作家的形象本來應該像劉以鬯先生那樣斯斯文文，但姚紫先生皮膚黝黑，兩顆門牙突出，滿臉鬚根，絕對不會令人聯想到他是以文為生。

也不盡是男士，其中有位長得白白，身穿白旗袍的女作家叫殷勤，最愛來家和父親聊天，她是山西人，從香港來新加坡在報館工作，後來去了紐約定居，記得我到那裏拍旅遊節目時，家父還囑我去探望她，但可惜沒時間。

因為任職邵氏公司之故，電影圈的朋友當然很多，通信最密，但不常見的是長城電影公司總經理袁仰安先生，當年左派拍戲，要在南洋發行前總是把劇本寄到新加坡給家父看看，給點意見。通信多了，知道雙方的中文修養和對文學的喜愛相

同，成為好友。

明星們來南洋做宣傳，也多由家父照顧，白光女士回去之前說來港一定要找她。那麼多位演藝圈人士也不能一一拜訪，家父在天星碼頭與她碰上了，對方竟當做不認識，還是近來才聽到姐姐說的。

但家父也不介意，繼續照顧來星藝人，有位老一輩的演員兼導演顧文宗先生還來我們家住了一段日子，這傳統由我承繼，我到香港邵氏公司任職時，顧先生也住在影城宿舍裏頭，他去世時也由我去把他扶上擔架的。

印象深的還有洪波先生，觀眾們想不到的是這位專演反派的配角，學問是那麼深的，他對角色研究很徹底，在《清宮秘史》1948中扮演李蓮英，但沒有奸相，說能坐到那個位子，一定深藏不露。

來家裏和家父坐談中國文學，無所不精，剛好我從學校回來，問我名字，當年的乳名是璐字，洪波先生想也不想，就拿起毛筆，以精美的書法在宣紙上寫着：「蔡，大龜也；璐，玉之精華。蔡璐，孝者之光輝。」

最後紛失了，真是可惜。

爸爸的朋友，也不盡是名人明星，小人物最多，欣賞一位很有才華的木工華叔。華叔是廣東人，年輕時打架成單眼，他說這很好，看東西才準。過節一定拿東西來相送，我也最喜歡華叔，和他幾個兒子成為死黨，常到他們家吃鹹香煲仔飯，我對粵菜的認識是由他們家學來的。

又有一位黃科梅先生，報館的編輯，他一早就知道宣傳的厲害，說服一家叫「瑞記」雞飯的老闆下廣告，結果變為名店，新加坡雞飯也由此傳開。黃先生床上功夫一流，有「一小時人夫」的稱號，對方多是歡場女子，有一個極愛看書，買了很多放在床頭，黃先生光顧一次就借多冊回家，後來兩人成為好友。

還有銀行家周先生，年老喪妻，把一個酒吧女士加薪雙倍請回家照顧他，兒女們大大反對，周先生一氣：「錢是老子賺回來的，要怎麼花就怎麼花！」

真是人生哲學家。

最好的一位還有劉作籌先生，是黃資虹的學生，一生愛畫愛書法，越藏越多，知道我這個世姪喜歡篆刻，就把我介紹給馮康侯老師學治印，買到什麼字畫一定叫我去看。

到最後，劉先生把所有藏品贈送給香港博物館，自己過他的吃喝玩樂人生，八十二歲那年，在新加坡的女子理髮院修臉時，安然離去。

還有數不清的友人，待日後才寫。